

赵玫
著

我们家族的 女人

长篇小说 ●

在这部差不多是自传体的小说里，作者——也可以说主人公“我”——是以她的青春和爱，以她生命中最纯净最响亮的那部分色彩为代价的。正是这些痛苦的绝对不公平的积累和挤压，才使作者从中分娩出“爱是永久的期待和忍耐”这一主题。当然，这并不是惟一的主题。



春风文艺出版社

我们家族的女人

● 赵玫 著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家族的女人/赵玫著.-2版.-沈阳:春风文艺出版社,
1998.4
ISBN 7-5313-0709-X

I. 我… II. 赵… III. 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98)第 01735 号

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

(沈阳市和平区北一马路 108 号 邮政编码 110001)

丹东印刷厂印刷

辽宁省新华书店发行

开本:850×1168 1/32 字数:220 千字 印张:9 $\frac{3}{4}$ 插页:2

印数:13,513—23,913 册

1992 年 5 月第 1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版

1998 年 4 月第 2 次印刷

责任编辑:安波舜

责任校对:陈文本

封面设计:耿志远

封面画:李珊薇

ISBN 7-5313-0709-X/I·654

定价:15.00 元

作品评序

在这个并不平坦的世界上，我们活着总要小心翼翼地躲闪着或者说是逃避着某些误区和圈套。毫无疑问，这种类似运作的生存方式使生命的质量承受着无法言喻之轻：缺乏浪漫、激情和人类情感的广泛体验和深刻感受。所有生死、爱欲以及殉道式的牺牲和全身心的投入，似乎都是上个世纪的事。它属于雨果、罗曼·罗兰和玛格丽特·杜拉。我们总是默许和习惯一种普遍的大众化的说法：我们没那个勇气。当我们大家都这么说的時候，实际上，我们的作家也变得苍白浅薄。因为只有在痛苦的海底窒息得死去活来的人，才有资格在浮出海面时宣布，人最需要的是什么。如果你们不反对我的这种说法，那么，作为本书的责任编辑我可以自信地向读者宣布：你们能读到本书实在是一种幸运。

绝对没错。幸运。

但是，我们必须记住，当我们享受这一幸运的时候，我们的心应该是颤抖的，愧疚的。在这部差不多是自传体的小说里，作者——也可以说主人公“我”——是以她的青春和

●我们家族的女人●

爱，以她生命中最纯净最响亮的那部分色彩为代价的。正是这些痛苦的绝对不公平的积累和挤压，才使作者从中分娩出“爱是永久的期待和忍耐”这一主题。当然，这不是惟一的主题。要想准确地表达本书的阅读感受，也许用古典音乐最为妥当。例如像贝多芬《命运》的那种……幸好，作者赵玫是一个有才气的作家，在表现这一纯粹情感意志的题材时，她在每一个细节上都倾注了差不多相等的敏感和智慧。这就使那些可以称之为刻骨铭心的爱的体验随时转化为一种快餐式的哲理。因而，作为一般读者，特别是知识妇女，正确和精心的读法应该是：一手攥着手帕，一手拿着笔记本。

作为男性读者我不知道说什么好。强烈的感觉是：你不能够在阅读中冷静。这是一种奇妙的东西。不管你的艺术直觉是粗糙还是精细，作为人总会下意识地滞留在某些真诚而又敏感的情感表达上，眷恋于那些特别女性化的自白。而本书的最大特点是作者也可以说是小说的叙述人容不得半点虚伪和矫饰，甚至不屑于某些规范性的雕琢和修饰，一开始就极其坦诚地向你敞开心扉，如泣如诉地叙述她的痛苦、快乐和迷惘。你能感觉出她抚摸回忆时那种反复摩挲的细腻和在痛苦的沟壑中眷恋思辨的情致。你也能体味出在她呓语般甚至是机械性的剖白后面，对所有读者的真诚和信任。于是，我们不能不进入作品，在富有魅力的阅读中进行角色旅程。

结果是：我们必须进行道德反省。

这一强烈而又奇妙的阅读效果，来源于“我”及“我们家族的女人”对命运的认同。“我”和“我们家族的女人”对爱的渴望和投入，有着和先祖血洒疆场一样的激情和牺牲精神。面对挫折和不幸，她们从未抱怨过社会 and 他人，只要她

●我们家族的女人●

们觉得她们是真诚而又热烈地爱过，哪怕是短暂的一刻，在那幸福的顶峰，那辉煌的人生之光，足以覆盖和照耀她们的一生。更为重要的是，为了这爱，她们做出了一个女人所能做到的一切奉献和牺牲。即便是伤痕累累，她们善良的天性和传统的美德也能获得超然的宽慰和宗教般的宁静。纵观全书，“我”和“我们家族的女人”从没谴责过他人，也没产生过颓废和消沉。这一充满母情的豁达和宽容，发生在读者的心里，实际上比谴责和指问，更能呼唤出人的高圣情操和道德感。

最后，需要提醒读者的是，请不要忽略奶奶这一形象。她几乎是古老文化中温存与爱的化身，对此，我们必须抱以足够的崇敬。

安波舜

1991年9月

在一个阴冷的深秋的早晨。一场濛濛的细雨把枯黄的叶都打落在宽阔而寂静的路上。我家门前的那路总是很落寞。行人稀少。雨的轻轻的飘落声，凝固了一切。

小姑昨天从远在天边的远方寄来了一封信。她告诉我说，李死了。李终于死了。李自从失去小姑就再也没有见到过她，小姑没有去参加葬礼。葬礼一如我们家门前的这条街道那么落寞。小姑的孩子们去了。他们穿着黑色的衣服。葬礼的人群中有一个披着黑色头巾的小老太婆。她很削瘦。看上去年轻时一定好看过。她默默淹没在来参加葬礼的不多的人群中。锋哥说李出狱后就一直与她同居。她也是释放的劳改犯。她哭。在出席葬礼的人们中惟有她哭。她说李是死在她怀中的。

小姑望着夕阳。

小姑目光呆滞。

小姑那天被孤单地留在了家里。

小姑那天可能也哭了，但是谁也没有看见。

●我们家族的女人●

小姑在信中说，她好像欠着谁一笔她可能毕生也还不完的债了。但是没有债主。是小姑虚构的。小姑在惶惑中匆匆办理了离休的手续。她就此结束了她长年吃劳保的生涯。然后在信的结尾处，小姑轻描淡写地说，她同秦结婚了。

我们长叹一口气。

足足 30 年的等待和旅程。

小姑是个能如此地沉得住气的苦命的女人，小姑说她已经满头白发了。

雨不停。

从昨天开始已下了一天一夜。看样子还要下下去。小姑的信使我惊惧，我把小姑的故事讲给他听。我爱他但他不属于我。他和我之间有一道宽阔的海峡。那海水是深绿色的。浩浩莽莽。我知道他也爱我但他是个性格懦弱的人。他有点像哈姆雷特优柔寡断。他不想在爱的问题上当斗士。他徘徊在我与远他而去的妻子这两个女人当中。谁也不知道什么是结局。于是人们就在不知什么是结局的茫然中度日。他并且不允许提茫然。他内心的痛苦抉择永是他自己的秘密。他有对我的真诚的爱，有时会突然打过来电话，他告诉我就在这一刻，他想我。然后我们就在电话中谈杜拉。他慢慢知道了我是个如此喜爱着杜拉的女人。我告诉他杜拉也是个女人，是个法国的女人。老女人。杜拉今年有 76 岁了，她的全名是：玛格丽特·杜拉。其实杜拉的脸型并不像是一个女作家的脸。她的脸过于圆了，也不那么深沉。倒是那个英国的女小说家弗吉尼亚·吴尔芙的脸更削瘦美丽，但吴尔芙给人的形式和思想都太多了。过于多了。多到累人。所以我在最需要的时候，放弃了她，而是抓住了杜拉的手。

我对他说我是个小说家，我要写一部杜拉式的小说。

他说你既然承认你是个小说家，你就该写你自己式的小说。

昨晚做梦，记得他说我刚刚写出的那个短篇《杀戮者》有些一般。梦醒后很沮丧，并生出对他的怨恨。

我时常怨恨他。

因为怨恨我才决定写小说。

我滞留在他的身边时，想起了我该做的事。我告诉他说，一个女人必须勤劳而且勤奋。他松开臂膀放走了我。他说你再来的那个晚上我会生上火炉，使萧瑟变得温暖。

我愿意夜夜在你的身边而不再孤身一人。

我终止了语言拉开了铁门。铁门发出熟悉而响的声音，我一直忘记了对他说，肯定是有某个部位缺油了。

我匆匆地走。

像在告别也像在逃避。

雨还是不停，是那种很凄冷很凄冷的雨。像在漫布着一种绵延的愁绪。街对面的院墙上，还有无数枯藤上的惨红的叶。它们不去。它们残留着，好像为昭示疼痛。

像血。

血是什么？

血，有时候就像是一根扯也扯不断的线。我想就这样开始一个神秘而惨痛的故事。每一片鲜红的叶都像是我们家庭的女人的一个命，尽管它们坚持着，尽管它们中有的能坚持到最后，而最后它们还是要被凄冷的风，扯走。扯断一根生命的弦。就那么轻轻地一声，或者无声，就断了。然后是一片寂静，一片杂草丛生的荒芜。生者永远远离死者。不管你

●我们家族的女人●

与他们有多么地亲近多么地分不开。

我在这间冰冷的屋子里营造一个我未知的世界。我耐心在这里等待太阳升起来。太阳很低的时候，邻近的楼群遮挡了它的光芒四射。惟有太阳才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有时候温暖就是真理。这是个陌生的房间，这房间我几乎每天都来但它是陌生的。这房间里没有钟。在这里没有时间观念而只是一心写作。而他的房间不同。他的房间有太阳但那太阳是短暂的。我希望他每日能晒完家中的太阳后再到大街上行走。我熟悉那里的一切，但那里对我来说还是有秘密。后来，他把我送到了一片蔚蓝色的大海边上，我成了海边的那个渔夫的贪心婆娘。我第一要木盆要房子；我第二要做女皇；我第三便是想当海上的女霸王了。他说他也想同我结婚，但要给他时间。

他一会儿会来。

而我已经不巴望他了。

我想我应当继续那个关于血的问题，血就像是一根扯不断的线。那血流淌着，渗透着，蔓延着，持续着。从一根血管又到另一根血管，直到族类灭绝的那个时刻。有一天，你们以为当你们远离了那片曾养育过你们古老祖先的那一方水土，你们就可随心所欲地操纵自己的命运，就能挣扎出一个真正完全属于自己的人生来。但是你们错了。太阳不会永远悬在天空。你们在太阳的阴影下颤抖。因为恐惧。还因为你们终于看到，无论你们做出怎样的努力，你们哪怕是付出了很大的代价，而结果呢？结果依然是，那神秘的血中的命运把你的全部美丽梦想无情地捣碎，并且没有谁会来同你谈一谈，没有谁会来安慰你，更没有谁会来同情你。你被丢在命

定的陷阱中或是被套在血统的圈套里，只有这时你才会如一只迷途的羔羊，重新看到你祖先生息过的那一片苍茫的大地。哦，我原来就是我的大地；哦，原来你想主宰你自己的荒唐念头是那样地不堪一击。你想改变命运的想法其实比堂·吉珂德骑士用矛同风车做斗争的行为还可笑。一个人，你怎么就能摆脱那牢牢控制着你的那千丝万缕的联系呢？每一滴每一滴家族的血。每一个每一个家庭中的也是你身边的亲近的女人。尽管你与她们远离你与她们久违，但是你难道就不能在她们已走过的路程在她们已写完的历史中，看穿你的那个命吗？

你可真傻。

你徒劳地挣扎。

你已经处处与她们不同，但那个深刻的血脉你拗不过。

流淌并且渗透。在家族的强大的血流中，你才知你原是那么脆弱。你根本没有力量。你甚至连一粒微小的沙石都不如。哪怕你已变得富有你有美丽你有权力你已成为可以主宰万物的神……然而神也将被毁灭。这其实就是那个关于血的深刻的结论。

而太阳仍不升起。

1

那个单调的钢琴声响起，我才再度得知我已拥有了一个女儿。没有华丽乐章。任何美妙动人的乐曲都是从枯燥和乏味开始的。我们共同经历了这个过程。她手指流动的同时已有了如歌般的声响的流动。她的琴声有时能使我从狂躁中安静下来，我便不再痛苦而且开始麻木。

太阳先是照在那片很遥远的白壁上。那墙已感到了温暖。接下来的又一天，太阳又被雾遮住了。

我想起了父亲所给予我的最为亲切的教诲，他说，应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深刻的教训。他用教训而不是用经验。他问我你难道不能从别人的代价中汲取一点什么吗？后来我不再以为他的话是至理名言。我不是别人。我不可能是别人。我最终只能从我自身的失败中得一些深刻的关于人生的关于女人的经验罢了。而不是教训。那墓地长满蓝色思念小花的时代，那个如蒲公英般轻盈的童年之于我，是早如死去般流逝了。

那一年当我走进街道办事处那间低而窄小的房间时，我

才知道这里对于我意味了什么。正是一个炎热的夏天。流汗。而且到处是嗡嗡鸣唱着的飞来飞去的黑色苍蝇。它们扑面而来。有一面紫色的帷幕要启开了。我们共同等待着。我们从不同的方向不同的地点走来。我们相约在一个电话中讲好的地点会合。那时候我们早已经分居。我于是可以选择一件我自己想穿的衣服。一件红色的无袖衬衣。他如约走来的时候用一种很惶惑的目光看我。他说他一直在等我已等了很久。然后他又说你很显眼，你一来我就看见了。这时候我看见了他身上的汗水在太阳下蒸腾。热气徐徐升上头顶，然后消失在空气中。我告诉他，我的心情很灰暗。他用嗤之以鼻的方式耸一耸肩。我想他如果但凡还有夫妻的情分他不会使用从外国人那儿学来的这潇洒的动作。所以我弄懂了其实我们已再没有挽回的可能。他说他不喜欢我们现在的这种名存实亡的生活方式。他又说他的一条极为重要的人生信条是，他需要爱。而我们不爱吗？而我们已不再爱了吗？

他在很炎热的太阳下看着我。有一个瞬间我突然觉得这像我们热恋的那一刻。那一刻如隔了100年般的遥远。那是在一个深暗的雨夜，很冷，他过生日，他约我出来同他一道吃晚饭。

我们能够结婚吗？

他说他将为此努力。

然后他在那雨的迷蒙中亲吻我。我们是相爱在一个早春的季节。

他说，我们举杯为我。

他又说，在这个陌生的我不愿走进也不喜欢的城市里，我没有亲人。只有你。所以我要你在这个时辰陪着我。我是25

●我们家族的女人●

年前的这个时辰降临人世的。你愿意陪我吗？

然后他喝酒。他说我感谢我的母亲把我带到世间，我想我将毕生爱她。

然后他拼命喝酒。他不听我的劝告。他觉得在这个城市、在我的身边，到处是阻碍他同我结婚的黑色力量，他在这个问题上几乎是怀着一种病态的心理。他的心理很阴暗。

他喝得醺醺大醉。他想要我知道在他 25 岁的这一天他有多么爱我。那是个近郊的偏僻荒凉而且也很脏的小酒馆。酒是用木桶装的。而店里往来的都是乡下赶着马车进城，在大车店里过夜的人。我们坐在那个漏雨的角落里。我们看着门外的雨把空气浇灭。我们很冷。但是我们手拉着手。我们分手的时候雨仍不停。那天夜里我病了。发烧。梦中是他的射进来的眼睛。

那些都是往事。

毕竟都是往事了。

我们终于还是冲破重重阻力结了婚。而婚姻并没有使我轻松。我问我自已我幸福过吗？这是我自己的代价。父亲以为太惨痛。他问，当初你为什么就不听我们的劝告呢？我告诉他其实对此我并不后悔。

掀过去 100 年的一页，他依然在大街上等我。他可能已深怀愤怒，他问，你为什么总是迟到？

我望着他在阳光下的眼睛。我曾经一直以为他的眼睛很好看，但是后来才懂我原来是过分注意外表。眼睛再美丽也是徒有虚表。往事早已成为历史。历史当然就不是现实。无论我怎样弄懂了我实在不该同他结婚，我觉得我还是并不怨恨他。他要同我分手的过错并不在他，而是我们的路到了尽

头，我们的缘分命定这样短。我还知道不管在我们之间都发生了些什么，但他始终都是对我坦诚的，包括，他同别的女人恋爱，包括他偶尔同她们睡觉。他讲给我听他那些浪漫的故事，他说因为他信任我还因为，他知道我是个宽宏的女人。

奇怪的是，即或这样我的心仍没有破碎。我为他生出了一个女儿，并含辛茹苦把这个女儿带大，结果，在我女儿两岁的一个早晨，他以往日般同样坦诚的态度对我说，我们分开吧。

那正是夏的末日。满目落红。而且偶然的一阵风，也会把那些不牢固的绿叶碰掉。

你真是这样想的吗？我想读懂他眼睛中的那坦诚，然后，我听到了他宣言似的解释，他说这已是我最后的决定。他说我已经考虑了很久。他说我决定的事是不会改变的了。不管你是不是同意。但我想你是会同意的。即或你不同意我也将坚持到底直到我们能够分开的那一天。

那一天我哭了。

然后他走出了我们的房间就再没有回来过。

我陆陆续续读完了他留下来的那个日记本。他可能是专门留下来给我看的。他在我不在家的时候拿走了全部他自己的东西。但是他留下了这个日记本。

有一个还在读书的女孩一个他的崇拜者给他寄来了衬衣；

有一个已婚的美丽的女人总是在火车站接送他；

有一个曾同他睡过觉的女人突然出国了他感到无限感伤。

他在他的日记中真实记录了这一切。然后他谈到了我，谈

●我们家族的女人●

到了他的妻子。他说，我曾经爱过她，至今还爱，但是我必须同她分手了。这是我们之间惟一的出路。在我们的麻木的生活中实际已布满焦虑。我现在并没有所谓的第三者，我不是同她离婚就要同谁结婚。还没有这样的女人。我现在怀着家的情感所想念的女人还是她。但我知道我们迟早是要分开的，那为什么不早一点呢？

我看着他走过来。

我同样被晒在火辣辣的太阳下。

他问我，为什么穿这样的红衣服？

我问他，这有什么不好吗？

他不再讲话。然后他说，好吧。走吧。你毕竟迟到了。你听我说，此次你必须配合我。我已经原谅了你一次两次。我不想还有第三次，我也不原谅第三次。你必须说你在考虑了之后终于想通了。你必须说你同意和我协议离婚。否则我们一趟两趟地来这街道办事处干什么？我是好不容易才托人同这儿的老太婆们达成了协议，她们已答应尽快为我办理。这也并不是那么轻易的事。她们的脑瓜本来很顽固。你总不会比她们的脑瓜还顽固吧？我付出的代价是要为这儿的一个老太婆的女儿补习中文，那女孩要考大学。而你不必付出什么，我只要你配合。

他问我是否听懂了他的话。

我说听懂了，你做出了牺牲。

好了，那我们进去。

可我并不想离婚。

你不该出尔反尔。

我们已有了女儿。

他凶狠地看我。他好像要来抓我。最后他终于恶狠狠用极其邪恶的声音对我说，反正我要离婚。你如果不同意我就……杀了你。

我在死亡的威胁下面对他的坦诚。我知道他说了什么就必能做到什么。而我有女儿我不愿意被杀。为了能活着，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里，我和我不到两岁的小女儿被迅速扔到大街上。我终于看清了他，如果说我从一个办着伤天害理违背良知的恶事的男人那里得出些启示的话，那么就是他的坦诚和一意孤行。好像只有惟此才能把事情办成。我很佩服他。他竟然这么快就办成了离婚这件事，由此看，他可能是那种能成大气候的人。前提是，他能够把灵魂交付给魔鬼。他由此获得了魔鬼般的坦诚。不论善与恶，也不论美与丑。他从不讲假话，也从不掩饰他内心的阴暗和邪恶。他什么都能毫无廉耻地、也不脸红地讲出来。他卑微的出身使他跻身于知识阶层后仇视这里的一切。所以他恨，包括他恨我恨我的家庭和女儿。谁也做不到像他那么透明而彻底地把他的这恨表现出来。没有像他那么坦诚的男人。他不虚伪，也不隐藏阴暗，所以他做成了离婚这件事。

而我竟同这个男人，这样的男人有过爱情有过肌肤之亲。他很坏吗？

他是个坏人吗？

当初我是否该听从劝告不同他结婚？

生活不像一个猜不透的谜，这样，我跟着他再度走进了那间阴暗而窄小的房子。

那时候天空中没有能安慰心灵的钢琴曲。

那时候，我从一个很遥远的南方返回，在飞机降落时